

你是我生命中的那道光，才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！

所有明亮的地方

Jennifer Niven

(美) 詹妮弗·尼文 著

枣泥 译

ALL THE BRIGHT PLACES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所有明亮的地方

Jennifer Niven

(美) 詹妮弗·尼文 著

枣泥 译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所有明亮的地方 / (美) 詹妮弗·尼文著; 枣泥译.

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7

ISBN 978-7-5502-9711-1

I. ①所… II. ①詹… ②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18363号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's Books,
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Beijing Adagio Culture Co., Lt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6-4256号

所有明亮的地方

作 者: (美) 詹妮弗·尼文

译 者: 枣 泥

选题统筹: 慢半拍·马百岗

产品经理: 慢半拍·刘 璇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
封面插画: Vere

封面设计: 沐希设计
1845765133@qq.com

版式设计: 水长流文化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82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12印张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711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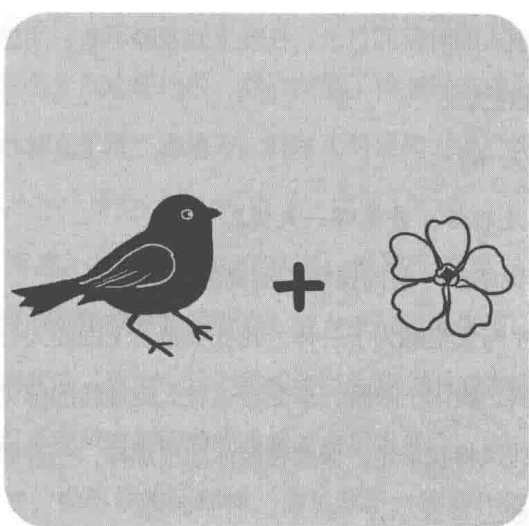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4369312 010-84369315 010-64243832



芬奇

第六天，我再次清醒

今天 是去死的好日子吗？

这个问题，我在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问自己；在第三节课努力睁着眼睛，听施罗德先生没完没了嗡嗡嗡嗡的时候问自己；在餐桌旁把青豆递给别人的时候问自己；在晚上躺着睡不着，胡思乱想停不下来的时候问自己。

就是今天吗？

如果不是的话，会是哪一天呢？

现在，我站在一条离操场六层高的窗台上问自己。我站的地方非常高，几乎与天空融为了一体。我低头看着下面的人行道，整个世界都开始倾斜。我闭上眼睛，享受着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。或许这一次我真的要让风将我带走。像漂在游泳池里那样，一直漂下去，直到再也没有感觉。

我不记得是怎么爬上来的。事实上，星期天之前的事情我都不怎么记得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冬天都没给我留下什么记忆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一片空白，睡不着觉。我的状态和那个一把胡子的老头瑞普·凡·温克尔¹差不多。现在你明白我了，不，你会认为我已经习

1 源自短篇小说《瑞普·凡·温克尔》，也译作《李伯大梦》，19世纪美国作家华盛顿·欧文的作品。

惯了，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是最糟的，因为我已经不是睡了几天或者一两个星期——而是睡了一整个假期，包括复活节、圣诞节和新年。我说不出这一次究竟是哪里不一样，我只觉得我醒来的这些天里，比从前更像个死人。没错，我醒了，但是我整个人都是空的，就好像有人吸干了我的血。今天是我醒来的第六天，是我从十一月十四日以来回学校上课的第一个星期。

我睁开眼睛，地依然在下面，坚硬而永恒。我站在高中的钟塔上，站在一条大约十公分宽的窗台上。这钟塔其实很小，从挂钟算往外大约只有十公分的水泥地板，然后就到了我身后的矮石围栏，翻过栏杆后，我就站在了现在的地方。我时不时用腿去碰栏杆，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。

我张开双臂，好像自己正在布道，而整个不算很大、死气沉沉、沉沉死气的小镇就是我的听众。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！”我喊道，“欢迎来参观我的‘死亡’！”你或许以为我会说“生活”，毕竟我刚刚醒来，可是我只有在醒着的时候才会思考死亡。

我大喊着，像传统牧师那样，伸长脖子，故意让每句话的尾音上扬，结果我差点摔下去。我连忙扶住身后的栏杆，幸好没人发现，因为，事实上，当你像小鸡一样紧紧抓着栏杆的时候，很难让自己看起来大无畏。

“本人，西奥多·芬奇，以一颗不健全的心智，特此宣布，将我遗留于人间的全部财产，都赠予查理·唐纳修、布兰达·杉克卡拉维兹以及我的姐姐和妹妹。至于其他人，都去——他妈的吧。”在我

家，妈妈很早就教我们要婉转地说那个“不可描述的”词（如果我们必须要说的话），或者，最好是，根本不要说，而最悲催的，就是这种说半截卡壳的情况。

虽然上课铃已经响了，不过有几个同学还在钟塔下面溜达。这是高三第二学期的第一周，他们表现得好像已经完成学业，快要毕业了。其中一个抬头朝我的方向看过来，好像听见了我刚才的话，但是其他人没有，要么是因为他们没看见我，要么就是他们虽然知道我在这里，但是想着：哦，不过是怪物西奥多·芬奇而已。

随后他的脑袋从我的方向转开，伸手指着天空。一开始，我以为他是在指我，但后来，就在那一刻，我看见了，那个女孩。她站在离我几尺以外，钟塔的另一边，也跨出来站在窗台上，一头金褐色的长发随风飘舞，她的裙摆被风吹起，像降落伞一样。尽管现在是印第安纳州的一月，她还是光着脚只穿了丝袜，两只靴子拎在手里，她盯着下面，可能是在看自己的脚，也可能是在看地面，都不好说。她似乎僵在了那里。

我用自己平时那种不怎么像牧师的声音，尽可能冷静地说：“你听我说，你最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往下看。”

她非常缓慢地转过头，朝我看过来。我认识这个女孩，或者说，至少我在走廊里见过她。我忍不住问：“你经常来这里吗？这里似乎是我的地盘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没见过你。”

她没有笑，也没有眨眼，只是透过那一副几乎能遮住她整张脸的笨重的眼镜，凝视着我。她想要后退，却踢到了栏杆。她身子稍微

歪了歪，我抢在她感觉到惶恐之前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上来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从这里看过去，整个小镇看起来更漂亮，而且人看起来也亲切了很多，哪怕是平时最差劲的人看上去也像个好人。除了加布·罗密欧和阿曼达·蒙克，还有经常和你一起玩的那群人。”

她的名字叫“薇欧拉”什么的，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啦啦队队长——那种你绝对不会觉得能跑上离地六层楼高的窗台上的女孩。她丑陋的眼镜后面隐藏着一张美丽的脸，像个瓷娃娃。大大的眼睛，甜甜的鹅蛋小脸，嘴巴的弧度像是要翘成一种完美微笑。她是那种会和棒球校队明星瑞安·克洛斯约会，和阿曼达·蒙克以及其他“女王蜂”同桌吃午饭的女孩。

“但是，事实上，我们爬上这里并不是来看风景的。你是薇欧拉，对吧？”

她眨了一下眼，我把这理解为肯定的回复。

“我是西奥多·芬奇。我想，我们两个去年可能是基础微积分课的同学。”

她又眨了一下眼。

“我讨厌数学，但这并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上来的，那我也无意冒犯。你数学可能比我好，因为基本上每个人的数学都比我好，但是这没关系，我能接受。你看，我擅长的是其他事情，比数学更重要的事——吉他啊，上床啊，不停地让爸爸失望啊什么的，这只是其中几个。另外，显而易见，那玩意儿在现实生活中从来用不着。我是指数学。”

我滔滔不绝地讲着，但是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要没话可扯了。第一，我的确想要去解手，所以局促的不止是我的声音（提示：在想救人一命的时候，记得先救自己一急）；第二，开始下雨了，现在这个温度，很可能雨点还没砸到地上，就变成雪了。

“下雨了。”我说，好像她不知道这件事似的，“我猜事后一定会有人说，是雨水将血冲刷掉了，才让我们看起来没有别的跳楼摔死的人那么惨，起码模样干净点。但正是这种惨状让我开始思考。我不是虚荣，但我确实是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反正我是不想让自己在葬礼上看起来像从碎木机里出来的一样。”

她可能是在哆嗦，也可能是吓得发抖，我不确定是哪一种，所以我慢慢地、一点一点朝她蹭过去，希望我不会在走到她那里之前，先掉下去，因为我最不希望的，就是在这个女孩面前表现得像个傻瓜。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希望火化，但是妈妈根本不相信。”而爸爸则对妈妈言听计从，因为这样就不会惹她不开心，还有：你还太小，不到考虑这种事的年纪，你知道你奶奶活到九十八岁呢，我们现在不需要讨论这种事，西奥多，别惹你妈妈生气。

“所以等着我的只会是一副敞开的棺材，这就意味着，如果我跳下去，死相肯定好看不。再说，我其实还挺喜欢我这张组合起来的脸，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一张嘴，一口整齐的牙齿，说实话，这牙是我最好看的地方之一。”我咧嘴微笑，这样她就能明白我的意思。每颗牙都在它该在的地方，至少从外面看来是如此。

她还是一言不发，于是我继续一边朝她蹭过去一边絮叨：“最

主要的是，我是替殡仪馆的人觉得抱歉。那本来就是一份不怎么样的工作，何况还必须要处理我这种浑蛋的尸体。”

下面有人远远喊道：“薇欧拉？上面那个人是不是薇欧拉？”

“哦，天哪。”她说道，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到，“天哪天哪天哪。”风吹着她的裙子和头发，她像是要飞走一样。

地面上传来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声，我高声喊道：“不要过来救我！你这样做，只能害死你自己！”我说完，又压低嗓音，用只有她能听见的声音说，“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办。”现在我离她还有不到三十公分，“我要你把鞋子朝钟扔过去，然后抓住栏杆，紧紧抓住就行，等你抓住以后，把身子靠上去，然后抬起右脚跨过去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好。”她点点头，差点摔下去。

“不要点头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不管你怎么做，千万别搞错方向，不要把前面当成后面。我替你数数，数到三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她将手上的靴子朝钟扔过去，落在水泥地上，发出“咚咚”两声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。”

她抓住栏杆，身子基本向后仰着靠在上面，然后抬起腿迈过去，跨坐在石栏上。

她低头看着下面，我看得出来她又僵住了，于是我说：“很

好，非常好。不过别再往下看了。”

她慢慢地转头看我，然后用右脚去够钟塔的地面，等她的脚踩到地面后，我说：“现在你尽量把左脚也缩回去。千万别松手。”现在，她抖得非常厉害，我甚至能听见她的牙齿咯咯地响，不过我看见她的左脚也并到了右脚的旁边，她安全了。

于是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外面了。我低头最后看了一眼下面，我的目光越过我那双长个不停的十三号的脚——我今天穿的球鞋鞋带是荧光色的——越过钟塔四楼推开的窗户，然后三楼、二楼，越过阿曼达·蒙克，她正站在钟塔门口的台阶上咯咯地笑，像小马驹一样晃着一头金毛，她头上顶着几本书，和人调情的同时为自己挡雨。

我的目光穿过所有这一切，落在此时又湿又滑的地面之上，想象自己躺在上面的样子。

我只要往前迈一步，几秒就结束了。不再有“怪物西奥多”。不再有痛苦。什么都不再有。

我试图跳过这段救人的插曲，重新回到刚才正在进行的事情上。有那么一分钟，我能够感觉到意识渐消时那种平静，就好像我已经死了。我轻盈而自由自在。没有什么事可怕，也没有什么人可怕，哪怕那个人是我自己。

这时，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说：“我要你抓住栏杆，等你抓住它以后，就把身子靠过去，然后抬起右脚跨过去。”

就这样，我感受到那一刻逐渐消失，或许已经消失了，现在看起来，那似乎是个很愚蠢的念头，想象我从阿曼达身边掉落时，她那

张脸会是什么表情。我想着这一幕，哈哈大笑，结果笑得太用力，差一点掉下去。我吓坏了，从心底感觉到后怕——我稳住自己，薇欧拉抓住我的时候，阿曼达正好抬头往上看。“怪物！”有人大喊。阿曼达那个小团体痴痴地笑了起来。她双手在嘴边围成一个喇叭，冲着上面喊：“你没事吧，薇？”

薇欧拉从栏杆上探出身子，双手依旧牢牢扶着我的腿。“我没事。”

嘎吱一声，钟塔顶层楼梯口的门被人推开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查理·唐纳修出现在门口。查理是黑人。不是电视上那种黑人，而是纯正的小黑黑。在我认识的人里，就数他和别人上床多。

他说：“今天午餐是比萨。”就好像我现在站的地方不是离地六层楼高的窗台，而我也没有往外伸着胳膊，腿被一个女孩死死抱住。

“怪物，你怎么不直接跳下来算了？”加布·罗密欧在下面喊，大家都叫他流浪欧，或者叫他笨蛋欧。更多人笑了起来。

因为我一会儿要去和你妈妈约会。我心里这么想着但是没有说出来，因为，事实上，这并不酷，而且他还会冲上来朝我脸上揍一拳然后把我推下去，这样的话就违背了我的初衷，还不如自己跳下去。

于是我喊道：“谢谢你救了我，薇欧拉。我不知道如果你没上来的话，我会做出什么事。我可能已经死了。”

我见的最后一张面孔属于我的学校辅导老师胚胎先生（这是我给他起的绰号）。他瞪着我的时候，我心想：很好，真是太好了。

我让薇欧拉扶着我翻过石栏，站在水泥地上。下面传来稀稀拉拉的掌声，不是给我的，是给我们的英雄——薇欧拉的。我们两个离得这么近，我能够感觉到她的皮肤光滑而干净，只在右脸颊上有两颗雀斑，她的眼睛是灰绿色的，这令我想到了秋天。这双眼睛大而引人注目，好像她能够洞察一切，温暖、专注、不带一丝杂质，可以看透你的内心，这一点就算隔着眼镜我也能肯定。她很漂亮，身材高挑，但又没有特别高，一双好动的长腿，我喜欢这种女孩的翘臀。有很多高中女孩像个男孩一样。

“我刚刚只是坐在那儿。”她说，“坐在石栏上。我上来不是为了……”

“我先问你件事。你觉得会有所谓的‘完美的一天’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完美的一天。从开始到结束。那一天没有可怕或者悲伤或者平凡的事发生。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曾经有过这么一天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也没有，不过我很期待。”

她小声说：“谢谢你，西奥多·芬奇。”她凑上来吻了一下我的脸，我能闻到她洗发水的味道，这令我想起了花。她在我耳边说，“要是你敢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，我就杀了你。”说完，她捡起靴子，避开雨水匆匆跑掉，穿过楼梯门，走下那阴暗、陡峭的楼梯，这

楼梯通往学校那些异常明亮、异常拥挤的走廊上。

查理看着她离开，然后把门关上，他转头看着我，说：“兄弟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“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。我只是希望能做好准备。”当然，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，但是用来敷衍他已经够了。其实，原因有许许多多，其中大部分每天都不一样，比如说，这个星期早些时候，有几个杂碎在他们学校体育馆枪杀了十三个四年级学生；又或者是有个比我低两届的女孩突然间得了癌症死了；还可能是我在电影院外面看见有个混账正在踢自己的狗；又或者是，因为爸爸。

查理可能也清楚，但是至少他没有说“怪物”，所以他才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除了我对他这样做的感激以外，我们其实没什么共同之处。

确切地说，我今年还处于试读期。这主要是因为一件牵扯到书桌和黑板的小事（我必须说，赔偿一块新黑板比想象的要贵得多），可能还和在集会中砸吉他、违规燃放烟花有关，或许还包括和人打了一两场架。结果就是，我并不是很自愿地接受了以下条件：每星期接受一次辅导，平均成绩必须保持在B+以上，参加至少一个课外社团。我选择了流苏花艺社，因为在那个共有二十个漂亮女孩的社团里，我是唯一一个男社员，这对我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。我还必须循规蹈矩，同其他人友善相处，不要掀桌子，避免有任何“暴力的肢体冲突”。无论我做什么，必须随时随地管好自己的舌头，因为很

显然，如果我不管好它，就会成为问题的开始。如果我违反了以上任何一条，都会被学校开除。

我走进辅导老师的办公室，在秘书那里签了到，然后在一排硬邦邦的木椅中挑了一把坐下，等着胚胎先生接见我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胚胎先生可能会想知道我爬到钟塔上到底想干什么。如果我走运，我们就没时间谈论其他的事情了。

没等几分钟，他就挥手招我进去，他又矮又胖，壮得像头公牛。他关上门，卸下了脸上的微笑，坐了下来，胖胖的一坨伏在办公桌上，眼睛紧盯着我，就好像我是要被他摧毁心防的犯罪嫌疑人。

“你爬到钟塔上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我喜欢胚胎先生，不仅因为我能摸透他，还因为他总是直奔主题。高二¹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。

“看风景。”

“你打算从上面跳下来吗？”

“比萨日的时候不会。我绝对不会选比萨日，这是一星期里最好的日子。”可以说我是一个天才的话题转移者，足够直接进入大学主修这个专业，不过我没必要去——我已经掌握了这门艺术。

我等着他问薇欧拉的事，他却只说：“我必须要知道你是不是想要，或者曾经想要伤害自己。我是认真的。要是沃特兹校长听说了这件事，你可能来不及提出‘停课’的要求，就被赶回家了。更不用

1 美国高中四年制。

说如果你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回去从上面跳下来，我就会吃官司，而你们付我那点薪水，显然我没钱支付诉讼费。不管你是从钟塔跳下来，还是从普瑞纳塔上跳下来，结果都一样，只不过是学校内外的区别。”

我托着下巴，假装自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：“我选普瑞纳塔。就这么定了。”

他一动不动，只是眯起眼看着我。像多数中西部的人一样，胚胎先生完全没什么幽默感，特别是谈到敏感话题的时候。“一点不好笑，芬奇先生。这种事不适合开玩笑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很抱歉。”

“自杀这种事，唯一被忽视的就是那些还活着的人。你的父母、兄弟姐妹，还有你的朋友们、女朋友们、同学们、老师们。”我很喜欢他这种想法——他认为有很多很多人都依赖着我，包括我的“女朋友们”，不是一个，是很多个。

“我只是开个玩笑。我也认为这并不是打发第一节课的最好的方式。”

他拿过来一份档案，砰地放在自己面前，开始翻阅。我一直等到他看完，然后他再次抬起头看我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数离暑假还有多久。

他站起来，就像电视里的警察那样，绕过办公桌，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。他靠在桌子上，抱起胳膊，我看向他身后，试图寻找隐藏的双面镜。

“需不需要给你妈妈打电话？”

“不用，不用。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：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

“您看，我只是犯了个傻。我就是想知道站在那里往下看的感觉。我绝对不会从钟塔上跳下去。”

“如果有第二次，如果你再敢有这种念头，我就给她打电话。另外，你还去做个药物检查。”

“我很感激您的关心，先生。”我试图让自己听起来特别真挚，因为我最不希望发生的，就是一个更大、更晃眼的探照灯直接对着我，追着我跑过学校的走廊，一生都伴随着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我是真的很喜欢胚胎先生。“不过药物检查什么的，实在是浪费宝贵的时间。真的。除非抽烟也算。药物和我？完全不搭嘛。相信我，我试过。”我像个好学生一样双手合十，“至于钟塔那件事，虽然完全不是您想的那样，但我还是可以发誓，绝对不会有下一次。”

“很好——绝对不要再有。我希望你能从一周来一次改为两次。每周一和周五，你都要来谈话，这样我才能了解你的情况。”

“我很乐意，先生。我的意思是，我，喜欢，真的很喜欢和您谈话，不过不用啦。”

“这没得商量。现在，我们来谈谈上个学期期末的事。你大概缺了四个多星期、几乎五个星期的课。你妈妈说你感冒了。”

和他说话的那个人其实是姐姐凯特，不过他还被蒙在鼓里。我每次昏迷的时候，给学校打电话的人都是她，因为妈妈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。